四川特刊

二零零七年六月五日

吴邦国访波兰 议员支持法轮功 学员在现场抗议



【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八日】中共政治局常委吴邦国一行五月二十四日访问华沙期间，波兰国会议员支持法轮功学员在中共代表团抵达时，在现场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。

当中共代表团在走过波兰色姆国会大厦（Sejm）正门的走廊时，身穿写有“法轮大法”衣服的法轮功学员们，善颜的站在走廊里。学员的出现明白的告诉了中共官员：法轮功在波兰得到有力的支持。

在国会大厦外，其他法轮功学员身穿黄色的法轮大法T恤衫，举着用中文和波兰文写着“法办江××、罗干、刘京、 周永康”的大横幅，散发揭露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材料。◇

请关注！！！成都万和路青羊区人民医院的恶行

【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六日】成都市大法弟子冯仁军因为向当地民众讲清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于2006年5月12日，被成都市人民北路派出所恶警绑架到郫县看守所非法关押。冯仁军认为自己修炼真善忍没有错，不是犯人，拒绝报数，恶警随即暴力殴打冯仁军。冯仁军绝食抗议迫害。然而三天后，恶警给他上手铐脚镣，拉到青羊医院迫害。

郫县恶警把冯仁军交给青羊医院的恶警和恶医。冯仁军被送到一间所谓的病房，恶警用铁铐将冯仁军的手脚固定铐在病床上，整个人被铐成一个“大”字形。然后，恶警把病床使劲摇晃起来，使冯仁军的手脚被铁铐铐得钻心疼痛。恶警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五点钟，一直持续的使用这种方式迫害冯仁军。

其间，冯仁军在疼痛难忍的时候就高呼口号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天灭中共。”恶警气急败坏的找臭袜子堵冯仁军的嘴，找不到臭袜子就找来一把脏拖把把冯仁军的嘴堵上，恶心的脏水全流到冯仁军肚子里。

冯仁军这样被连续迫害了两天，直到他整个人都奄奄一息了，就是这样，恶警仍然用脚镣铐着他。冯仁军担心恶警会加进有害药物，坚决拒绝进食。恶警就强行给他灌食，食物被弄得满床都是，也没有灌进去。恶警气急败坏的毒打冯仁军，冯仁军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全身上下都是被打肿的大包小包，脸上肿的连眼睛都看不到了。

恶警随时手里拿着铁棍打人，想打就打，冯仁军经常是全身被打得浮肿。恶警也不准他说话，看见说话就打。冯仁军在青羊医院就这样被持续迫害了二十三天。◇

医生组织指控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



▲反器官摘取组织的发言人特莱医生在论坛上

【明慧网】加拿大蒙特利尔新闻报五月十八日报导，一个国际医生组织警告说，国外的病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时，很可能会移植到从被关押的活人身上摘取的眼角膜、肾脏和肝脏，这些被摘取器官的人会因此死亡。

文章说，在多伦多大学昨天举办的公众研讨会上，“反对摘取器官医生组织”说：自二零零零年起，中共一改过去从死刑犯身上获得器官的做法，转而从活着的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，以供应给不断发展的器官移植业。

“反对摘取器官医生组织”是去年在加拿大发布器官摘取调查报告后成立的。

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•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•麦塔斯撰写的报告说，中共正在大规模、系统的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，再贩卖给不断增长的绝望的病人。

乔高说，很明显，法轮功学员成为器官摘取的目标，这是中共根除法轮功精神运动的一部份。◇



华府法轮功学员抗议人权恶棍薄熙来

薄熙来在加拿大接到法庭诉状

【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九日】中国商业部长薄熙来周一（五月二十八日）访问加拿大外交事务和国际贸易部。当天下午两点半左右，法轮功学员在维斯汀（Westin Hotel）旅馆电梯间，将在安省最高法院起诉薄熙来酷刑迫害罪的诉状递交给薄本人。当时在场的除薄的随行人员、一名法轮功学员之外，还有两名皇家骑警作证。按照法律规定，薄熙来必须在二十天内应诉，否则将面临缺席审判。◇

曝光 四川彭州蒙阳镇部份大法学员遭酷刑迫害真相

【明慧网】九九年“七二零”以后，四川彭州蒙阳镇成为四川省迫害法轮大法非常严重的地区，大法弟子被绑架关押、游街侮辱、酷刑折磨、非法劳教、送精神病院，等等，多人被迫害致死。下面是部份大法学员遭迫害真相。

蒋群华婆婆遭恶人火烧、开水烫

蒋婆婆是蒙阳镇炼功点的辅导员。九九年“七二零”以后，蒋婆婆抱着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的信念，多次进京上访，因此受到疯狂的迫害。

二零零一年元月，镇派出所、“六一零”、综治办的白美春、郑国华、黄仁松等将蒋婆婆戴上手铐，挂上牌游街示众，在十字路口罚站，后又不顾蒋婆婆六十多岁的高龄，将她送到楠木寺劳教所。

二零零二年元月，镇政府私设监狱将蒋婆婆毒打后关入肮脏不堪的囚室，睡在冰冷的地面上，地上还爬着蛆虫和蛇。后蒋婆婆智慧走脱。

二零零二年十月二日，蒋婆婆再次被关入镇派出所，恶人曾用电棍电蒋婆婆；黄光耀则用铁丝捆成一股毒打她；滕家华还用开水烫蒋婆婆；曾君还恶毒的用打火机烧蒋婆婆的头发，疯狂地叫嚣：“把你烧死了算自焚！”“把你打死了扔到蒙阳河！”

整个暴行从下午三点多持续到八点。三天后蒋婆婆被送到彭州洗脑班遭受迫害。蒋婆婆绝食抗议，被地痞撬断门牙强行灌食。后又被送入精神病院迫害。

二零零三年以后，邪恶之徒仍图谋陷害蒋婆婆，均未能得逞。

那维刚、唐发芬全家遭迫害

那维刚、唐发芬是对恩爱夫妻，双双修炼法轮大法，母亲刘元芬也是大法弟子。九九年“七二零”以后，那维刚、唐发芬进京上访讲法轮功真相，镇政府官员将他们截回后竟强要那维刚、唐发芬交 9800 元的跑路费，老实厚道的那维刚只缴了 3200 元。邪恶官员无耻的跑到家境贫寒的那维刚、唐发芬家里，强行抱走电视机，电风扇，VCD 等物品。

二零零零年元月，当地邪党官员以有法轮功学员走失为由，将那维刚强行绑架到镇政府大院。郑国华、谭延白、白美春、乔立君、刘正芳等十多个邪恶之徒将灯突然一关，就对那维刚群殴，板凳被打烂，皮带被抽断。问他炼不炼，那维刚说炼。他们又把灯关了群殴，如此多次。然后那维刚、唐发芬又被镇政府强行罚做苦工。

二零零二年底到二零零三年五月，那维刚被黄光耀、乔立君、黄仁松关在私设监狱里迫害，还要他年迈的老父推 200 斤大米作伙食费。

二零零三年，那维刚被关入彭州洗脑班，洗脑班以那维刚的腿有点肿为由把他送到医院打毒针，导致那维刚全身瘫痪。

那维刚被注射药物治疗时，小便竟将地上的草毒死。回家后那维刚仍坚修大法，现已奇迹般康复。

二零零二年一月二日，唐发芬、丈夫那维刚和婆婆刘元芬被绑架到蒙阳镇政府，被非法关押达四个多月，期间遭受毒打。后来他们逃出蒙阳镇政府，流离失所，遭彭州市国安、蒙阳镇政府、蒙阳派出所通缉追捕。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，那维刚夫妇在中江县发真相资料时被非法抓捕，恶徒刘正芳还乘机把那维刚打工赚的九百元没收。他们被送回到蒙阳镇政府，遭到蒙阳镇政府加倍迫害，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后又被送彭州市洗脑中心。二零零三年三月三日，唐发芬被非法判劳教二年，被



送到四川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。

唐发芬刚到楠木寺劳教所，检查身体被发现长了很多疥疮，血和肉粘在一起，那里不收。彭州市六一零的恶人和劳教所协商后才收下。在那里一共十天，想象不到在这十天中楠木寺劳教所怎么折磨她，唐发芬生命垂危了才被送回家，回家后两天就含冤而死。

那维刚的母亲刘元芬，七十岁，在洗脑班里也同样受到迫害，身体越来越差，全身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疥疮，全身浮肿，出气急促，后来洗脑班管教才叫医生来看，结果诊断是皮肤癌。恶徒们怕担责任，赶紧通知当地政府接人。

张志芳被打得血肉模糊

大法学员张志芳上访被关入楠木寺劳教所一年，家里开的药铺被抄没。三邑的治保主任地痞周奎纠集各大队流氓将大法弟子集中起来暴整。将他们在冬天脱了衣服泼冷水，顶鹅卵石罚站，跪炭渣、水泥板，用荆条抽打，每天打两次，迫害长达半年。张志芳被打得血肉模糊。

谭延芳、刘邦秀被迫害致死

谭延芳的门牙全被打掉，每天大口吐血，一次要吐半碗血，人已严重变形。二零零三年十二月谭延芳发现脚上长了个疮，不久就死亡。

刘邦秀帮因讲真相于二零零三年被刘正芳、乔立君送到彭州洗脑班。刘邦秀绝食抗议，被恶人强行灌入半斤食盐，还不给水喝。刘邦秀痛得连夜打滚。后又被送入精神病院迫害。二零零三年被送回家后，感觉腰部疼痛，不久后突然死亡。

曾庆芳、文昌平被四十多个邪党官员围殴

曾庆芳因上访被多次关押，被送楠木寺劳教所迫害。二零零二年，曾庆芳被白美春、付晋等五花大绑挂牌游街，后被关入镇政府大院被四十多个邪党官员围打。二零零三年被送彭州洗脑班迫害。二零零六年被送新津洗脑班迫害。

文昌平因上访被多次关押，二零零二年被挂牌游街，后被关入镇政府大院被四十多个官员围打，全身打肿，双眼流血。

姜福明被恶徒不断抬起来往下摔

姜福明因上访被多次关押，后被劫持到三邑遭恶徒暴打，被打得血肉模糊，还被恶徒不断抬起来往下摔。

曾毅、杨先均夫妇连同一岁孩子一起被关押

曾毅、杨先均夫妇因上访被多次关押，二零零二年被关入镇政府大院迫害，他们一岁的小孩也被抓去迫害。二零零三年七月，夫妇俩被转到彭州洗脑班迫害。